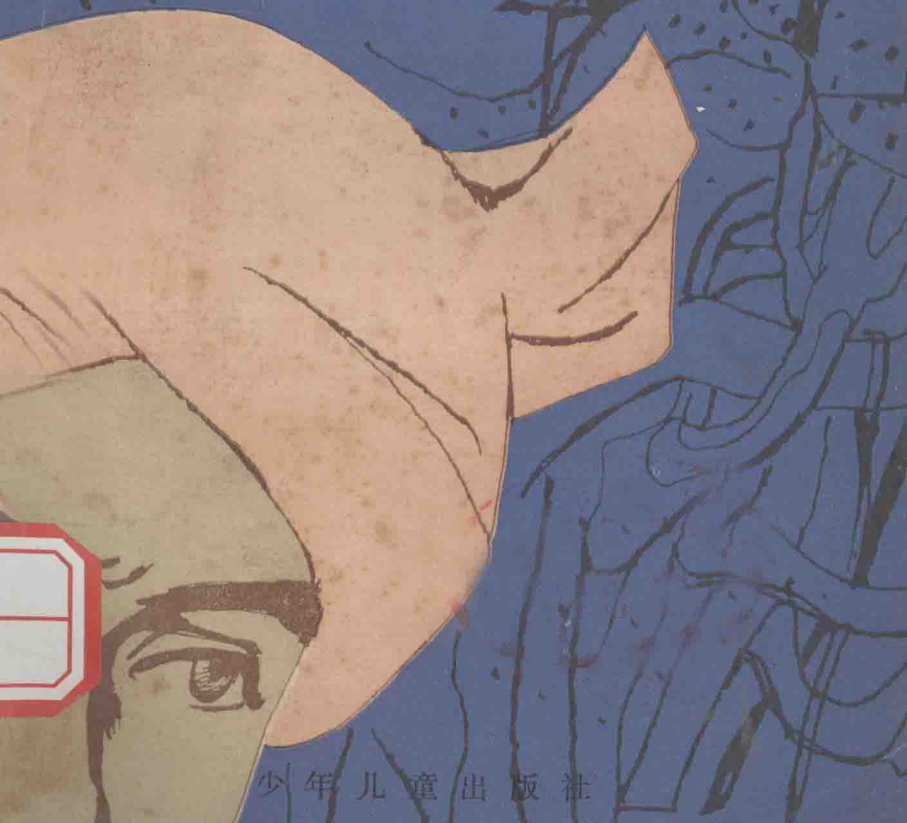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条毒蛇

DI SAN TIAO DOUSHE

李 迪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第三条毒蛇

李 迪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第三条毒蛇

李迪著

范生福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110,000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3,000

ISBN 7-5324-0027-1/I-12

统一书号 R 10024·4570 定价: 1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惊险小说。解放初，解放军侦察员格布为执行一项秘密侦察任务，一到侦察地就被人跟踪，接着又被绑架，险遭暗算，经过一系列扑朔迷离而错综复杂的斗争，最后终于抓住了暗藏的敌人，截获了敌人偷运的武器，胜利完成任务。

小说情节曲折，跌宕起伏，险象环生，扣人心弦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

——篇首题记



一个身穿黑布衣裤的红脸汉子，利索地拨开道两旁拦手绊脚的树棵，沙沙地踩着枯枝落叶，在鸡肠山路上疾行。

他赤手，肩头也没背行包，只是腰间缠着一条布袋。

一只被惊动的小蠓虫慌张地飞出树棵，却正好撞进红脸汉子那喘着粗气的大嘴里。

红脸汉子吐了一下，没吐出，就伸手进去掏。

就在他手指刚捅进嘴的刹那间，树棵里突然伸出一只手，向上托住了他的下巴。

这只手出得那么快，就像一把逢敌出鞘的利刀！

紧跟着，一句比刀还锋利的話，刺进红脸汉子的耳鼓：

“别动！”

红脸汉子没动。

他也不能动。

因为他的下巴被向上一托，上下两排牙就咬住了他自己捅进嘴里的手指。

托住下巴的手着实有力。红脸汉子的手指被自己咬得疼痛钻心。他斜了一下眼睛，看到了一个长着一双鹰眼的大汉。

“看什么？不认识你爷？”鹰眼大汉喝道，“快把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孝敬！”

他一面喝，一面伸出空着的另一只手，朝红脸汉子腰里的布袋抓去。

他抓空了。

布袋里什么也没有。

他又朝对方怀里摸。突然，像摸到了一团火，他的手一下子弹了回来。

他摸到的不是一团火，而是一把枪！

一把冰凉的德国造！

鹰眼大汉那弹回的手，立刻又朝自己怀里插。

不容他的手插进怀里，啪！一个劈面铁掌，结结实实地拍在他的脑门上。

顿时间，鼻喷紫血，眼生金花，鹰眼大汉向后一个趔趄，松了托住对方下巴的手。不等他站稳，半空里又飞来一只铁脚，砰的一声，正踢在他的心口上。



好一凌空脚，蓄足千斤力！

冷丁摸到一支冰凉的枪，已使鹰眼大汉从精神上败了阵，又接连挨了一掌一脚，他就再也挺立不直，门板似地向后栽倒了。

红脸汉子紧跟上去，当胸踩住，脚尖向上只一钩，那鹰眼大汉揣在怀里的短刀，就被挑飞起来，接在他手里。

嘿，好薄的一把快刀！

用这样太薄太快的刀杀人，简直不会留下任何一点伤口。

红脸汉子在这把其薄如纸的快刀上，照见了自己沾满尘土和草叶的脸。

“好汉，手下留情！”被他踩在脚下的鹰眼大汉叫着，“我是欠了人家的债，才不得已走险……你留下名字，我日后一定报恩！”

红脸汉子阴冷着脸，那柄快刀在这阴冷的脸上闪出一道淡淡的白光：“我本来可以不杀你，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不该知道的事情……不过，看你刚才出手又快又准，算是教了我一招，就让你在死前知道知道我的名字——格布！”

“布”字才出口，薄刀已从鹰眼大汉的两根肋骨间刺进去。

一刀就刺在了心脏上。

这样进刀，进刀的速度又如此快，被刺的人绝对发不出半点叫喊声。

鹰眼大汉无声地领教了死的厉害。

因为他本来不该知道格布的怀里有枪！

格布抬头望望，前面已剩下最后一道山坡了。

站在山坡上，风兜着黑布衫。黑布衫翅膀似地忽忽翻飞——

格布就像一只鹰。

可寨子里的人却叫他獾。

并且，因为他脸色发红，就叫他红脸獾。

红脸獾本是密林里一种善以勇猛灵巧的战术袭击毒蛇，而成为毒蛇天敌的小动物。它形似黄鼠狼，脚短身长，嘴尖耳小，皮毛黄中透绿，大眼亮得出奇。

在袭击毒蛇时，红脸獾会陡地蓬起全身的长毛，使自己的身体看上去比平时大出一倍，叫毒蛇大吃一惊。紧接着，激战开始。红脸獾闪着亮眼，围着毒蛇不停地打转，转着转着，突然疾风般扑向毒蛇，一口咬住蛇的脖颈，然后，又闪电般跳开。紧跟着，又扑上去，再一次咬住毒蛇的脖颈。就这样，咬住，松开；松开，又咬住。经过激烈的较量，无论多么凶猛的毒蛇，最终都因累得无力抬头而被獾咬断脖颈吃掉。

獾对蛇毒并不具有免疫力。如果被蛇咬中，蛇毒进

入血管或神经里，獠就会中毒而死。但是，獠那游鱼般敏捷灵巧的身子，使蛇难以咬中。即使咬中了，也只不过咬掉几撮獠故意蓬起的长毛而已。

疾风般的扑咬和闪电般的跳开，构成獠战胜蛇的绝妙的进攻法；在身体结构上，獠又以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能高度适应剧烈活动，胜过爬行类的蛇。因而在反覆的拉锯战中，獠总能保持体力不衰，最终成为胜利者。

红脸獠是毒蛇的死对头。它一生下来，就会见蛇就咬。

寨子里的人们所以管格布叫红脸獠，也同样因为他是毒蛇的死敌。

善于捉蛇，不怕蛇咬，对各种蛇都有研究；作为猎手，以蛇为主要捕捉对象，十几年来，捉杀过无数的蛇。这些，使格布获得红脸獠的称号。

在傣尼^①猎手中，有见蛇不打的习惯，以为蛇是软弱的，打蛇不算英雄。唯有打豹子、老熊才称得好汉。其实蛇并不好欺，真正能治服一切毒蛇也不是每个猎手都能做到的。

蛇肉能吃，蛇皮能卖，蛇毒蛇胆能入药。自打懂事起，就跟着父亲以捉蛇为生的格布，练就了一身捉蛇的

① 傣尼，指傣尼人，是生活在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。属哈尼族支系。

本领：

盘在树上的金脚带①，格布能揪着尾巴一把扯下来，甩绳似地抖散它浑身的骨头；直起身子又叫又跳的饭匙倩②，格布敢窜上去，一把攥住它胀鼓鼓的脖颈，直到它断气；尾巴甩得山响的响尾蛇③来不及躲闪，格布就能猛地捏住它那特别尖的嘴巴，使它再也张不开毒牙。

蛇到了格布的手下，就像到了红脸獾的嘴边。

当然，像真正的红脸獾一样，格布对蛇毒同样不具备免疫力。但毒蛇休想咬住他那进似疾风退如闪电的手脚。即使偶有闪失，被蛇咬住，随身携带的自制蛇药也能使格布转危为安。

格布只有二十五岁，可败在他手下的蛇却已无数。

对付任何蛇，他都有绝对的把握。

然而，这一次，要去对付的蛇，却使格布皱紧眉头。

这是不好对付的蛇。

因为，这些蛇都长着两条腿！

① 金脚带，即金环蛇，一种能致人死命的毒蛇。

② 饭匙倩，即眼镜蛇，袭击人时竖立前半身，同时颈部膨胀，发出呼呼的叫声。

③ 响尾蛇，学名尖吻蝮，又称五步蛇，相传人被它咬后，五步即倒。

长着两条腿，当然就不是蛇，而是人。

对付蛇的格布，为什么要去对付人？

是些什么人呢？

这是一九五〇年的深秋。

秋风阵阵，落叶萧萧。

我人民解放大军的剿匪部队，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，一路南下，摧枯拉朽，横扫残敌。

当一支剿匪部队开进了格布居住的倭尼山寨时，格布丢下捉蛇的布袋，参加了自己的队伍。

因为他是倭尼人，精通语言，熟悉风俗，年轻强悍，且身怀捉蛇绝技，经过短期训练，被分配到侦察连。

侦察连是大部队的眼睛和耳朵，格布是侦察连的眼睛和耳朵。每开赴一个新区，格布总是走在前面，出色地完成各项侦察任务。

半个月前，剿匪先头部队开进了连接边境的南腊山。

这里，曾流传着一首民谣：

南腊山，有两害，
烙铁头烙人，
过山风作怪。

烙铁头，本是南腊山丛林中一种剧毒的蛇。在民谣里，指的是欺压人民的国民党团长周烙铁。他不但名叫周烙铁，而且脑门宽，下巴尖，长相也像烙铁。老百姓冲他心毒手狠，就送给他一个毒蛇的外号，叫他“烙铁头”。

过山风是当地土匪头子老八给自己起的大号。过山风，本是眼镜蛇的别称。这种剧毒的蛇，性情凶猛，主动袭人，且常咬住人不放，直致人死命。老八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吓人的大号，足见他的为人。

这两条毒蛇，长年盘踞着南腊山。他们之间，一直为争雄称霸，互不服输。可对付起老百姓来，却是一样的心眼，一样的毒。

当我军剿匪部队还没有开到的时候，烙铁头就闻风丧胆，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到了境外。过山风却故土难离，仍旧带着他的乌合之众，凭借林深树密，在南腊山安营扎寨，为匪害人，是我军要围剿的主要目标。

话又说回来，逃出国境的烙铁头并不甘心失败，而被困在山里的过山风也不甘心灭亡。昔日争强斗胜的两条毒蛇，在生命受到同一威胁，各自都处境危难时，又

在暗中勾结起来。就像森林里遇到特大暴风雨时，平日互相敌视的狐狸和老鼠就亲密地聚集在一起逃命一样。

缺少武器装备的过山风，感到单靠弓弩和长矛抵御不了我军的围剿，向烙铁头伸出求援的手；武器装备良好的烙铁头，答应了过山风的请求，秘密地向他提供武器，企图依靠过山风跟剿匪部队“打游击”，为他们伺机反扑创造条件。

侦察连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，破获了一批烙铁头从境外偷运给过山风的枪支弹药，使剿匪部队认识到了这两条毒蛇在暗中勾结。

可是，由于林深树密，地势险要，加上惯匪东游西窜，剿匪部队要想一下子消灭过山风，暂时还有一定的困难。

这就给了烙铁头以可乘之机——

一次运不成，再运第二次。

如果烙铁头的武器一旦落到过山风手里，就会给剿匪战斗带来更多的困难和牺牲。

摆在侦察连面前的任务是很紧迫的：必须尽快摸清并切断这两条毒蛇之间的秘密通道，粉碎烙铁头偷运武器支援过山风的阴谋。

可这又谈何容易？

南腊山区，连接国境，大山绵绵，密林无边，山村星罗棋布，民族五颜六色。从境外通向南腊山的小路

有十几条，边境两边的老百姓和商人，经常在这十几条小路上来来往往，走亲戚，做生意。

情况如此复杂，要摸清敌匪之间的秘密通道，从哪儿先下手呢？侦察连人手很少，总不能在十几条小路上都布下暗哨啊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侦察连接到了一封装有刻木的密信。信是从南腊山西北角坝区草落街带来的。

写信人是草落街民兵联防队副队长翁果。

翁果在信中说：两天前有一个马帮从境外运来的四驮子货物，既没在街上出售，也没运出草落街，就神秘地消失了。

翁果怀疑这四个驮子装的不是货物，而是武器，要求侦察连迅速派人来找他联系。

武器？！

又是从境外运来！

这不正是侦察连急着要下手，却又一时摸不清该从哪儿下手的事情吗？

不管情况如何，这总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。

奇怪的是，翁果的信里还装着一片刻木。

傣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。自古以来，需要记事或传递信息，他们就用刀在木片或竹片上刻下含义不同的各种记号。

这种刻上了记号的木片或竹片，就叫刻木。